



乡

## 杀年猪

□陈金丽

杀年猪不是过节，不过，也差不多算是过节。

杀猪匠一来，再冷的天，院子里的空气都活泛了。他一边高声和熟人打招呼，一边浇水磨刀。嚓嚓的，响声真大，一群孩子围着看。杀猪刀又尖又长，在石头上一通猛咬，磨刀石的月牙边好像更弯了一些。孩子看杀猪匠，杀猪匠也看孩子，且故意虎着脸盯着某一人看。被看的孩子心里发虚，怯怯地后退，皱着脸，咧着嘴，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杀猪匠噗的一声笑，紧张的孩子一下子松弛了，一片欢笑，只有那要哭的孩子一脸懵，傻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张笑脸，瞅瞅那张笑脸。

大木桶一大早就端端正正坐在院坝里。这桶是真的大，装满水的话，当得溪沟里的一口小潭，孩子可以在里面游泳了。不过，这桶只供猪专用。女主人忙着在大锅里烧水，烧滚了，男主人用背桶背出来倒在大木桶里。一桶、两桶、三桶……白茫茫的热气浩浩荡荡，升腾而且弥漫，都看不清站在桶边的男主人了。

外面那么热闹，猪不知道这全是为了它。吃了最后一顿饭后，这胖家伙照旧呼呼大睡。等它明白事情不对后已经不行了。几个壮汉推的推，拉的拉，它拼死抵抗，喊得惊天动地，声音传过了几匹山。最终，它还是被按翻在宽宽的长板凳上，杀猪匠一刀下去，它抽搐了几下，彻底安静了，血汨汨地冒出来，流进了地上的瓷盆。红的血，白的盆，还微微冒着气，赶快端走，现场来了好几只兴奋的狗。

猪被丢进大木桶里洗澡。几个人不停地翻动它，借滚水烫它的皮毛。猪一声也不吭，任由他们折腾。边烫边除猪毛，容易的，手一扯就掉了，顽固的，用铁刮子使劲刮，人们围着热气腾腾的桶忙得热火朝天。褪净毛的猪白生生的，还隐隐透着粉红，看起来很漂亮。一白遮百丑。这完全不像原来那个黑乎乎的蠢东西。

通体雪白的猪，一副乖得不能再乖的样子，它舒舒服服地趴在木梯上，真像洗了澡后睡着了。杀猪匠顺着腹部把它剖开。这时，院子里的大人也来旁观。他们关心的是，这猪的膘有多宽，油有多厚。膘宽油厚，说明女主人喂得勤，养得好。杀猪匠边分解猪体，边和围观的人大摆龙门阵，说东家的猪长，西家的猪短；说张家的猪油多，割下来几十斤；说李家的猪瘦，猪脚像根干柴棒。听的人赞叹着，唏嘘着，并默默在心中估算自家圈里的猪的斤两。

天空中飘起了雪。大人慢慢散去了。孩子还在眼巴巴地看。他们在等什么呢？说时迟那时快，杀猪匠刀子一动，手一扬，一坨东西被扔在了地上，狗还不及反应，几个孩子就一哄而上，争着去抢。得到的孩子哈哈大笑，轻狂如风，没抢到的心急火燎地跟在后面，羡慕死了。那是什么？哈哈，猪尿包！洗净揉透，吹涨了后，可以当足球踢，可以当排球打，还可以当气球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山区孩子的玩具基本是自己做，得此玩物，欢天喜地。

雪大起来。猪肉分割完毕。饭也好了。主人一家，杀猪匠，院子里帮忙的，一大桌人围在一起吃汤。猪肉真香，毕竟是自己用粮食和猪草喂出来的。过后，猪肉就要被悬在火塘上方，开始烘腊肉了。

外面，竹丛、屋瓦开始积雪。大木桶不再冒气，停着大半桶水独自个呆在院坝里，桶里漂着几团黑猪毛。一只来晚了的黄狗还在桶边转悠，东嗅嗅，西舔舔，全不管那密密麻麻的雪片筛下来。

小小

那个阴阴的午后，大发正卧在沙发上看书，费明冒冒失失地撞进来。费明一看见大发就嚷：“李副局长果然是清官，我送他的一包钱被他毫不客气地扔到了门外。”费明说着说着眼神黯淡下来，两只脚敲打着地板，又嘟嘟囔囔道：“我咋这么倒霉呢？偏偏遇到了一清官，看来我儿子分配工作的事又泡汤了。”

看着神情沮丧的费明，大发皱起眉头，拍着桌子嚷道：“谁让你贸然去找李局长的？你和李局长熟吗？现在事办不成了才来找我，有点晚了。”看大发气急的样子，费明不知所措，沉思一会，他弯下腰，小心翼翼递给大发一根烟，谄媚地笑：“大发哥，你人称‘活诸葛’，一定有法子挽回局面的，对不对？你就帮帮我吧。”

费明又是点烟又是给大发揉肩膀，折腾了好一会，等大发脸色缓和下来，他不失时机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拍在桌子上，又弹弹旁边的包，哀求大发：“你就帮帮我吧，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不忘。”见火候拿捏得差不多了，大发呷口

茶，慢腾腾地说：“好吧，我试试，你回家等消息吧。”

一周后，大发粗声大气地给费明打电话：“事办成了，你儿子下周一就可以去报到了，而你……”费明心领神会地回答：“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请客、请客。”于是，一顿好吃好喝招待后，费明又花去了1000多元。这不是花双份的钱吗？费明想想心里挺不平衡的，但李局长不买他的账，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县里做一个民意测试，大家都公认李局长清正廉洁。为此，李局长得到上级表彰并很快被提拔，成了单位的一把手。然而，费明却不开心，他想，以后找李局长办事恐怕更难了。

让费明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李局长搬进了费明所在的小区，费明觉得这是大好时机，他一定要把握住，争取和李局长多亲近。打听到李局长爱下象棋，费明有事没事就去李局长家陪李局长下棋。费明与李局长下棋从不多说什么，只是想哄李局长开心。时间长了，李局长和费

□陈金丽

闲话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和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上中学时，在课本上读到舒婷的这首《致橡树》，心中顿生崇拜。十五六岁的年龄，爱情正值萌芽期，这首诗，让我们及时且秘而不宣地明白了什么是好的爱情，并懂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懂得了一个人，尤其女孩儿，要像木棉一样，不依附，不高攀，脚踏实地勇敢豪迈地做自己。

舒婷是诗人，但她也写散文。年轻时，我曾买过一本她的散文集《真水无香》。此书是舒婷第一次用散文的形式对自己的鼓浪屿生活进行全面的盘点和梳理。在书中，她写到了鼓浪屿上的事物，以及那些留在石头上的家族体温、渐行渐远的背影。全书读来，宛如一篇以自传为背景的鼓浪屿方志。

## 远远地，喜欢着你

□桑飞月

前年夏天，我那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不知怎么忽对这本老书产生了兴趣。等我发现时，她已用铅笔在上面划了好多线，还见缝插针写了评语。我很心疼，问她为什么要在这本书上乱划——她看其他书不这样的。结果她说，舒婷写得太好了，忍不住想把那些好玩的句子划下来。大不了，回头再买一本。

看完书，女儿又跟我讲，咱们去鼓浪屿吧。当时正是暑假，我和她爸商量了一下，就去了。毕竟，我也很想去看看。

在鼓浪屿，看过那些标志性景点后，我带着他们来到了中华路——这是我的秘密计划。不多久，我就看到了那条巷子，三家巷。巷子的图片，也在书中出现过，已被我用目光打量熟识。只是如今的巷墙上，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来的淡紫色藤株花朵，这使得整条巷子更富诗意了。

我指着巷子尽头，对女儿说：“看到那扇

小拱门没有，那里就是舒婷家。”她听后，大吃一惊，“啊”了一声就跑了过去，我拉都没拉住。门半开着，她伸着小脑袋向里看了看，就回来了。我则一直远远地站着，没有上前，怕打扰到里面的人。回来后，她也不吭声，等快走出中华路时，她才突然对我说，妈妈，我刚才好激动！听罢这句话，我大笑。料想舒婷老师知道了，也不会怪罪吧！

今冬，舒婷随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余杭。文联老师发帖鼓励大家前去聆听，去见自己曾经的偶像。看到消息，我很激动，女儿也嚷着让我去。但我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不去了。

文学上的喜欢或崇拜，其实就是一场精神上的守望，宛若暗恋。去见，不如多读读她的文字，从精神和文学修养上，去靠近她。

作为她的真粉，我也还是喜欢像木棉一样，远远地，喜欢着她。——也远远地，喜欢着你。

故里

乡村腊月的门，是被一架沉沉老石磨推开的。群山逶迤腾细浪，乳白山雾、袅袅炊烟、滚滚地气混同交织，发酵成勾魂年味。

王大爷家的老石磨，平时大多时候是沉默的，老石磨上甚至爬满了星星点点的苔藓，远远一望，有着出土古董般的庄重憨态之相。腊月还没到，王大爷就开始清洗磨沿磨槽里的尘灰泥浆了。

腊月里，王大爷缓缓推动石磨，他家缠着头帕的大娘，端着被泉水泡了一夜的黄豆坐在板凳上，一勺一勺往磨口里喂入黄豆，琼浆玉液般的豆汁从磨槽流到木桶里，很快，一大桶粘稠的浆汁就盛满了。把豆子磨成的浆汁放入一个大布袋里摇动，滤过豆渣后，滤出最纯净的豆汁，倒入一口大铁锅里煮沸，尔后点入石膏粉，慢慢凝固，冷却后再切成小坨，一块纯手工做成的豆腐就降世了。用豆腐加入乡下刚宰杀的半肥土猪肉，放入地里掐回的翠绿蒜苗，在柴火熊熊的铁锅里翻炒，一道地道的农家回锅肉，一口吃下去，黏嘴流香。

如要做成豆干，再摊放在簸箕里，放

到通风处晒至半干，再把晒得半干的豆腐放入腌腊肉的瓦缸猪血水中浸泡半月左右，再拿出来晒干，这样做的豆干，有肉香漫漫的盐味，煮熟后成为三峡农家过年的地道年食。

腊月里，在王大爷家这架老石磨的转动里，有着对过年的期盼，也缓缓浮现起石匠老父亲和逝去祖宗亲人们的模样，他们仿佛凌空而降来到人间，与后世亲人在腊月里聚拢，蒸腾着人间喜悦的年味年香。

腊月里，我的那些老乡亲们一天也没闲着，那叫忙年，忙年的喜悦，在千山岭岭沟壑整整青砖黛瓦处奔腾窜动。腊腊挂在门前枝桠上晾晒，柏树苗熏得金黄的腊肉挂在房梁上，老灶台上，飘香在年关里。还有簸箕箩筐里摊开的糯米汤圆粉、红薯粉、蕨根粉，这些经历了季节里风雨雷电的食物，再次以粉身碎骨的方式，在青瓦屋顶上接受着腊月雾气腾腾里的阳光照耀，成为三峡乡间过年的道道美食。

腊月里，腊八喝粥、腊月二十三祭小年、腊月砍柴，这些都得隆重登场，似乎也是对除夕到来的一次预演和彩排。腊八

粥，在群山环抱的座座老院子里，在乡村振兴的古色古香民居里，家家户户喝腊八粥，这是祖先们绵延下来的一种民俗，一种腊月里乡情漫溢的民风。五谷杂粮熬成的腊八粥，你端一碗给我家，我端一钵送到他户，它有着对来年的郑重托付，风调雨顺，万事吉祥。

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祭灶神，清扫房前屋后尘，是不变的民俗。腊月里上山砍柴，手持砍刀，一刀一刀劈劈啪啪砍下去，背回柴禾，一垛一垛堆码整齐，寓意是把“财”带回家，也供年关烧火做饭用，收拾了草木葳蕤之山，也好让来年草木在春山中生机勃勃。

腊月忌尾正月忌头，到了腊月的最后几天，村野人家家里，大人小孩，一定要说吉祥话，它是农历一年的收官，也在心里寄托着对来年好兆头的希冀。

农历24节气里的天光雨露，在腊月里收尾的节气只有一个，叫大寒，大寒过后就是除夕了。大寒的凛冽气流飘远，奔来人间大地的，就是春风吹拂、万物生长的新年了。

□李晓